

· 3 ·

# 凹凸手记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恋旧  
南方之邮  
你摇晃不摇晃  
看街去  
浪漫新德里  
樱花照  
上帝的恶作剧  
空信箱

## 凹凸手记/舒婷文集 3

---

作 者：舒 婷  
责任编辑：张昌华 汪修荣  
责任校对：孙 平  
责任监制：江伟明 孙 慧

---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：210009)  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  
印 刷：扬州印刷总厂

---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 6 印张 29.375  
字数 600,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 
印数：10,301—15,300 册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---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1124-7/I·1053  
定 价：40.00 元(共三册，塑封装)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 录

伸过你的杯子来/1  
多情诸君/3  
春深梦浅/7  
你丢失了什么/10  
南方之邮/13  
因为雨的缘故/16  
鞋趣/19  
樱花照/22  
笑靥千秋/24  
书渴/27  
火柴诗人/29

高徒未必名师/32  
乡音乡韵/35  
给她一个足够的空间/39  
无计可潇洒/43  
有恃无恐/47  
请继续保存那封长信/51  
永远不要忘记  
    你是多么特别/54  
两栖女性/57  
你摇晃不摇晃/61

- “怎么你们都不离婚？”/66  
凹凸手记/70  
女祠的阴影/84  
突围从自己开始/87  
最是寂寞女儿心/90  
花不想衣裳时想什么/94  
恋旧/97  
看街去/100  
难耐春寒/103  
“寒窑”古今/106  
小气的男人与  
撒谎的女人/110  
光圈的后面/115  
无憾与有愧/120  
清明剪雨/124  
硬骨凌霄/128  
蝉叫时节/132  
“源源本本”/136  
神启/139  
不要玩熟我们  
手中的鸟/142

天涯何处寻“芳草” /146	克服梦想/186
告别作文/149	搅局/189
回音壁前的秋天/151	好梦难圆/192
窄巷·活弦/154	“退役诗人”说三道四/195
散文之小器/157	露珠里的“诗想” /201
“洋食” /160	诗的成人礼/205
文学女人/165	语言为舵/208
唐敏和她的《诚》 /176	
女儿梦南国/180	良辰美景虚设/212
我读《行走的风景》 /183	迷津不知返/214

海魂/223  
达赛湖畔/229  
除却雁荡不是山/233  
通衢通衢/239  
仁山智水/243  
鹰潭流落记/247  
女人本分? /250  
瓷的远行/253  
情有独钟/257  
在开往巴黎的夜车上/260

空信箱/263  
上帝的恶作剧/271  
榴槾国度/276  
意大利快照/279  
我在维也纳大街上  
    把自己丢失了/286  
他山之玉/292  
浪漫新德里/300  
重返波巴尔/305  
别一种人生/311

## 伸过你的杯子来

为他或她燃烧一分钟，在我们的一生里，可以发生无数次。

当他气宇轩昂地在讲坛上驰骋纵横妙语连珠的时候，当她星眸花靥鬓发飞扬在舞池里煽起旋风的时候。为了佐罗那潇洒一剑，多少姑娘情愿为此遭受劫难，《渴望》一剧风靡全国时，又有多少男人寻找惠芳！

与他或她钟情三五天或数周数月，就好像一场不期而遇的病。在《茵梦湖》里，是一段美丽的邂逅；对于罗密欧与朱丽叶，却是一场悲剧性的雪崩；被叶公好龙的现代人津津乐道，就是所谓“艳遇”。

要爱得那样缠绵悱恻，不难；要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一番，似乎也可以做到。因为，这都比决心和一个人厮守终生容易。

决心选他为伴，就要捏起鼻子为他洗臭袜子，习惯他的鼾声，第一百次提醒他不要把烟灰磕在地毯上，第

一百零一次伸手替他把衣领拉直。也曾揽镜自怜，只要他轻吻皴裂的手背，就又幸福忘形得爬上爬下拆洗窗帘，为剥出一碗他爱吃的蟹肉羹，又把指甲弄劈了两根。等他头发稀了，将军肚凸出，又该盯着神功袋，给他煲参汤。睡眠越来越浅，两人并排卧在床上慨叹着复习旧功课，从臭袜子、烟灰碟、蟹肉羹一直聊到孙子的入托。唉！咳！互相捶着背。

择她终生为侣，看手表特别勤，打电话请假的语气比贷款还要软和，迟归时记得提着鞋子摸黑进屋。并肩上街，已练得眼梢尽收妙龄女郎而她毫无所察。渐渐恋上家常疙瘩汤或红薯粥，脚丫摸索的是那一双旧拖鞋。听不见她的唠叨就心慌。半夜醒来，看看枕边披头散发肿眼泡厚嘴唇的黄脸婆，比起满世界浓妆艳抹的诱惑，油然而生一股无可替代的相依为命的亲情。

张晓风写：爱他，就是在寒冷的冬夜里，不断给他的杯子续上滚沸的开水。

斯好写：爱一个人就是真切地想做他的左右膀，做他的眼睛，甚至他的闹钟。

那么，伴侣的意思就是，不管十年、二十年，你都为他（她）拧紧了发条，并且让手焐的那一壶水永远滚烫。

1995年3月13日



# 多情诸君

## A

粪土轻诸侯的年岁里，非黑即白，理想得很。陪一位老作家上厦门万石岩植物园，弯道上几株花树嬉笑迎人，煞是纷繁可爱。老师告诉我此花名凌霄，别看它高枝头摇曳，好生风光，却是攀援它树青云直上的。心中生厌，掉头不再多看一眼。

数年之后，原主儿已枯凋惨淡，那凌霄既分享荣华过，自当同遭此劫吧？不料于路旁灌木重睹芳容，幸亏有木牌加以说明，此花不是彼花，虽有血缘，乃“硬骨凌霄”也。原来该族中虽有攀龙附凤之辈，却还有立足大地独立自尊的铮铮傲骨，从此刮目另看。

珠海出版社约我一本女性题材的散文集，就取名为

《硬骨凌霄》。

## B

过去南方庭院，常见一棚葡萄，往往还有半架黄色与白色相间的小花，叫金银花。名字既有民间风俗色彩的大富大贵味儿，也形象贴切得很。溽暑用它泡茶可清热解火，妇孺皆知，老少兼宜，好花！

它另有一典雅的名字叫忍冬。有位诗人反右时备受惊骇，文革中又九死一生，以心脏病为由在家赋闲读书。巴掌大一方砖坪，就栽一株忍冬贫贱相与。来叩这扇小木门的多是本地未名诗人、预备作家，主人尚未露面，门缝墙头自动迎客的就是这活泼泼笑盈盈锥瓠初露的小顽童。

忍冬忍冬，忍了又忍，春天到来不久，那诗人却英年早逝。嗟乎！

## C

有一盆藤栽植物，其名婉约旖旎，令人想入非非，曰袅萝。北方汉子问我什么是袅萝时，双唇也不觉作小女儿状。

袅萝是南方娇宠溺爱的小公主，吮汲着月色长大。它

那鸟羽一样旋转着的小舞步，一次比一次接近星空，缱绻的触须有如坚持不懈的纤指，伸向苍茫。落难中的老父曾在我的窗台上置一盆袅萝，晨妆夜读，目光常陷于它在窗棂上精巧的布局不能自拔。

唉，北方的汉子，叫我如何向你说袅萝？一道星霜月痕？一阵轻微的战栗？十八岁女儿梦中爬满的晕红的星状小花？

袅萝的心事吹弹得破。

## D

盛夏的园林家院中，最无心计的莫过太阳花了。花意之烂漫，再哲学的老夫子也难以自持。有哪一个忧郁的行吟诗人面对这明目张胆的狂欢，还能保持崖岸自高的寂寞心境呢？

它（很难把太阳花称为它或她）们另有乳名，起自乡间，叫“死不了”。据说折一断梗，曝晒两天，沾土即活。我虽不敢如此残酷试验，但家中品种齐全，乃是我借观赏为名，袖中乾坤偷折一两枝，回家一插就活的。小学课本有“姐姐说，公园里的花不许摘”，刻骨铭心，既已四色俱备，就不再干那提心吊胆的勾当了。

太阳花在北方过不了冬。但我为了明春大计，每日里追着南方的阳光移动花盆，盼望它们继续传宗接代。瞧它们瑟缩瘦伶，芽叶尽失，几团枯梗犹作苟延残喘状，于

心不忍，只好祈求：

夏天是太阳花，冬天就是死不了。

## E

家园墙角有一古盆猩红十字小花，四季花期不断，据说是丈夫的老祖母亲手所植。老祖母逝去都四十年了，那花无人照料，依然蓬蓬勃勃，水火不惊，虬枝如戟，端的老辣。且浑身長满尖刺，不容风流的鸟儿落足轻薄，有个很性格的名字叫“鸟不踏”。

鸟不踏属仙人掌科，适应能力极强，落地生根，北方或许也是有的，只是不曾留心罢。因贪那老盆外形古朴，遂将鸟不踏迁往一瓦钵，让贤给贵族门第的君子兰。谁知鸟不踏性烈，不肯苟且，流放之后，一日一日萎靡，到底不愿瓦全，终于玉碎。

想我原不是那等欺贫爱富之辈，何以让四五十年回老家神自绝！悔之已晚，是以此文祭之。

1995年4月17日

## 春 深 梦 浅

夜来飒飒风声，在小楼内外快活地回响。门窗的砰然、花瓶倒地的悠扬、书页沙沙翻动、落叶在院子舞蹈。睡眠因此长出了一片芜草般的梦。

醒来才记起，昨夜是元宵。

晨起打开窗子，风停了，仍有轻柔如丝的呼吸摩耳擦鬓。每年第一次的燕语，呢呢喃喃都是初恋，连鸽子低回的姿态都像弦上的弓影。窗下的小树突然蹿高了，合起无数天真的小手掌向上苍拜谢。

天空梦着，暖云爰爰。楼房、树木、行人笼罩在隐秘的不安与期待之中。

虽说刚过元宵，竟已春深如许了。

信箱塞得满满，抱着上楼来，一封一封懒懒地捡，明知没有你的信。有时三两月，有时半年，你的信虽然少，但每次都密密麻麻几大张。

巷口有人往里探探头，犹豫了一会儿又走了。那也不会是你，你到我家里来，步子迈得又轻松又自信，你的笑容透过小巷两边的石榴树，早早吸引我和孩子到阳台来欢迎你。

阳台上那口景泰蓝鱼缸倒扣在地，缸底盛了浅浅一泓隔夜的水。你送给我那小儿子的金鱼全死了，死于寂寞。

只有你送给我的鸡形镇纸石，晶莹可爱，乌黑的眼睛固执地凝视窗外，仿佛这煦风里有你的手温。

我慢慢拧开笔帽，准备开始写作。猝然而来的剧痛使我黯然。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没有人含笑来到我肩后，对我说：“扔下你的工作吧，让我们到海边去，到山崖去，到树林子去！”

到山崖去：野莓花该开了，采摘果实的季节还没到来。我们发掘过的小路上，藤萝又淹没一切足迹了吗？

到树林子去：堆积的落叶已发潮变黑，踩上去绵软。头顶、身边都是水声。“别以为那是雨，”你肃穆地对我说，“那是生命绿液的流动之声。”

到海边去：坐在鹰嘴礁，看一节节波浪为赶赴盛宴，戴着白色花翩翩来临；看钓鱼人守着定置网，脚边的竹篓里，有大海的抗议和馈赠；看银色的水母，沿古堡长满海草的基石仪态万方地散步。指尖不由自主在掌心写什么字，眼睛飘过什么颜色的云彩，以及为什么哭为什么笑，都无须认真。只是，阳光是那么松软……

邻家正在播放歌曲，有一句无意义的歌词被不断重

复着：“你可以靠在我的肩膀哭泣。”

我拾起笔，写下这些文字。因为，我已过了哭泣的年龄。

1987年3月11日

## 你丢失了什么

个把月前，收到你一信，笔头甚是沉重。说你受人暗箭，进行了一场伤心突围。然后你无精打采地续了一句：“我想你该不会加入这场围攻吧？”

时值十号台风在福建境内三进三出，搅得人仰马翻。我刚下飞机又即远行，读你的信，就好像目睹台风过后的龙眼林，遍地是青果断枝，令人无奈地心痛。回信给你，却不敢推波助澜，只一味劝你对自己要有信心，仿佛有了这重铠甲便可以闯荡天下。

我一向也是这样给自己打气的。

在文学这块营垒上，有哪一个女性不是开阔地上的箭垛？弄得个个后来不是成了耸刺自卫的刺猬精，就是练成了耳朵覆盖术，它比气功更能修身养性呢。

箭簇乱响，无须频频回头，就知道你总在我背后。虽然不够强大，但却温暖可靠。在人情纸薄的现代社会，友情或者不是止痛膏，不是清凉油，但在干渴的时候，至



少，它是一杯纯净的水。

要说我们之间远，也是。虽不是相隔千山万水，但有一座咫尺天涯的罗湖桥。十年中我们只见三次面，三次都匆匆，未等将眉目看熟了，又得挥手再见。要说我们之间近，更是。十年里我们青鸿不绝，如潮汐一样守时。为每一桩小小的快乐而一起心情雀跃，在每一次骤来的打击时相濡以沫。兄弟姐妹之间疏以音讯的比比皆是，就算是情人，十年里也难能保持这样耐心与热忱。不是说，现代人上火车去旅行，等下了火车已完成相遇恋爱结婚离婚全过程吗？

如果说我们并不相知甚深，是不是可以说，我们彼此有足够的信任。我不知道你喝咖啡放不放糖？你写作习惯半夜还是清晨？但我总记得你爱蹙着眉，守护你自己那份忧郁。你在最开心的时候也不像我那样前俯后仰，可是你容忍我的任性与刁顽。你的忧郁你的诚挚你的缠绵是你的弱点也是你的可爱之处，它令你多有机遇，多有失望，因此也多有作品。

你的小说散文源源，令我气恼。白叫你十年师兄，从不肯虚让师妹一招！

还问我可否参加对你的围攻？

我不生气。

二十年前，我从插队的山区回城过年，住老姨妈处。老姨妈无儿无女，独身大半辈，是名资历很深的老会计。为找不到一张十元的钞票，她把所有的衣服都从柜子拉出来，当时的中国人每月生活费还够不上八元呢。所以